

初秋,过南山

远人在北。
一片白云居无定所,以自己的阴影
为原乡。
他遇见太阳 驾着金马车
从天空下来,
卸下苍茫,接走鲜花,
美得不能描述。

再远的是希望。每一个人被它折磨
终生,
但大地不惊。
父亲走过的路,我们再走一遍。
母亲抚养过的野菊,
轮回三世
不知插在谁的鬓间。唯有山巅破旧的
寺庙
秋风扫净庭院,
月光点亮佛灯。

更远的男人,一部散佚在荒野的颂
章
口含祷告
在南山下铺陈命运。

雨夜过南山寺

星星在云层上面,天空的孩子背负
经卷
追赶太阳。
没有黑夜诞生,也没有黎明降临。

一朵菊花独守寺院,小小的僧人
夜半敲门不应。雨水听见自己落在
地上

身心皆碎。

风翻黄卷,悲欣成河。一页苦厄未
尽,
一页慈悲。
光明不照亮黑暗,只点燃心灵。
心的火把举向尘世,持久,黯淡,
一个我为另一个我献祭。

比黑夜更黑的人间,赶路的人
没有把自己染黑。

白露,在南山下

第二天,风会从山上下来
清扫香案。
大雪远在小雪之后,
冷,正一点一点往心里钻。

云端上,风铃声独自妖娆。
神的声音
不在高处。人间不多的愿望:
一枚桃子
两个苹果
满面风尘,指向命运和生活。

空中奔跑的马匹
大地遥远。

少年黑夜还乡,带回的不止是沧桑。
小小的僧人:三朵菊花
一片月光
闭幕诵经。矮墙下
刚刚走过
从雪线下回来的男人。

没有谁看见
远方留下了少年的背影。

五月过河西走廊

鹰把故乡建在天上。
只有很少的旧雪,在祁连山巅
照亮他的宫殿。

五月送走的丝绸
五月接回。
风满灯盏,石头开花,
太阳从山顶下来,
赶走一片又一片黑暗。
丝绸在祭坛消失
除了高贵
别无痕迹。那些时隐时现的村庄
母亲生前的道场,我住过
风吹时,没有一丝声音。

那时,鹰走过天空

美少年让人间的荒凉
又添了几分。

立秋日,在塞上

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立秋,阴雨。
塞上无锦书,
北人将芜。

天空打开的每一天,
都是被日月加持的经卷。
太阳读过
大河读过。
没读的内容
有些遗散在风中
有些奔波在深夜,
有些住在心里,静守一页江山。

而北人
立于紫槐下。

南山寺听经

我想叫醒每一颗星星。
用它们的光,
把流亡的灵魂接回。

吃过苦的心

站在空地上,长长的影子
风吹不动。
跌落上面的一片片诵经声
都是菩萨的眼睛。
那些慈悲
有的人看见了,有的人没看见。

神从人间回到天上,
吃糠咽菜的人
就成了自己的菩萨。
早晨花开
夜晚风起。抱住黑夜和河流
一个人的慈悲
就是一生。他听见大海的浪花
从壁画上
轻轻落下。寺里寺外
苦乐如土。

过南山寺

大风吹心
月亮下雪。

山腰的寺院
住着三朵雏菊。一个看门
一个擦亮千灯,
最老的一个,等待远人。

人间的事,
月亮照亮一半。另一半
又空又长,
菩萨知道
白马知道。唯有浪子抱河归乡,
心已隐忍半生。

围棋给我的记忆

章治萍

当渐渐忘记自己在省内围棋界有一个“诗弈双煞”的名号二十几年后,竟然能够重新拾起黑白之子,这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二十几年前,挟省级锦标赛两次亚军之龙威,几乎天天下午在省垣西门的棋院里杀“人”。不少棋友奇怪,堂堂一个牧师的“仁慈者”,下起棋来却心狠手辣,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那时省里最高手是6段刘氏兄弟,但他俩鲜去棋院,故在棋院里称大王的便是我们几个4、5段的人了。与当下找高手练棋得交学费的情形相比,想来那时下棋高手老亏了,下彩棋得让下手适当的子,以拉近水平,甚至往往让到下手胜面比高手还大些为止。这样下了多年小彩棋,我们几位高手也是基本颗粒无收。

青海围棋水平落后,当时除刘氏兄弟有一定的专业水准外,其余均是典型的业余程度。故而至今青海没有出过一个职业棋手。这能怪谁呢?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文体方面基本是落后的。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从四川(倘或是湖南)来了一位业余4段的人下不大不小的彩棋(50元一盘),我们几个皆下不过,最后请出刘平房6段来才“打跑”了他。青海的段位水平比发达地区要低一、二个段位,譬如我在青海5段,但回到江南老家也就是4段吧,而且还很可能是“弱4”。

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没有围棋高手——我近些年常这样对青海的棋友们说——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围棋的热爱。记得1988年,借中日擂台赛的劲风,在省会举行过千人围棋大赛,那几天,崭新的体育馆内全是下围棋的人,虽然其间大多数是初级类水平的棋手。那年我是2级的水平,虽然没有进入前八名,但前十几盘棋都是大胜特胜的“内容”。想想,那时候的对手后来基本上没有在棋院见过面。

我常以为围棋是思想之物,故对她别有一番钟情的人历来并不缺少,在青海也是如此。当时她的省会也就

几十万人口,但常到棋院的也有近百人之多呢。在这些挚爱者中,顾梓芳、郝英才、江鲁青、“老黄”等4、5段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开课普及围棋,下让子棋提高初学者的水平,那时的种种情景今天回忆起来还有些感慨。特别是顾梓芳老师,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却没有一点架子,到棋院谁找他下他都肯下。四子、五子……最多的人被让到九子,他都不厌其烦,极其认真地一步步往下走。棋院晚上关门了,他还经常邀请一些棋友到他家去下,他夫人总是给大家倒上清香的茶水。说来,江鲁青5段是顾老师的大弟子,我则是顾老师的关门弟子——我正式到他办公室拜过师的。顾老师最初让我四、五子,一年后基本可以与他平摆,从中可见他教棋是多么认真。说来也怪,顾老师论棋力仅次于刘氏兄弟,一般省里比赛刘氏兄弟参加一位,但顾老师好像从未得前过三名的好成绩。现在细想来,可能是他工作忙有的轮次弃权缘故吧。从这点来看,他热爱围棋的出发点令人称道:既不以荣耀论胜负,也不以胜负论荣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省棋协内的理事,真正下围棋的也就顾老师的大弟子江鲁青和我这个“关门弟子”。我之所以会当上理事,是因为那时我主持一家国有小公司,在高档大厦内租了房间办一个私人性质的围棋会所,我被推举为省棋协青年围棋分会的会长。做为理事,自感也对省内的围棋事业做了一点贡献,这不,写这博文时,恰看到“围棋西部行”的比赛消息,其间参赛的青海棋手应该说大多跟我学过棋,有的被让我到5子,当然现在他们的棋力应该在我之上了吧。

围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奇怪。即便多年远离了它,也会在一定时间内再一次走近她亲近她。在不知不觉中,你往往根本无法选择和逃避。

说是远离围棋,其实也时常念起围棋。譬如在我忙于商务活动的年头,

提议策划实施过“八佰伴杯”、“梦之岛杯”围棋邀请赛,虽然参加的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因为是商务公关活动,但毕竟是与围棋直接挂钩的。每每那样的围棋活动结束后,我心头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是与围棋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个水平极其一般的围棋爱好者,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我觉的不是,我想,任何人也可以对自己钟爱而不深谙的事物说声“我爱您”,就如同对自己心爱的人说出“我爱您”一样。

一转眼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也退休了。从一个血气方刚动不动打架的青年蛮子变成了几乎没有脾气的中年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可以什么也不做,但真正地静得下来吗?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我回归到了围棋的天地间,翻出了上百本围棋书籍,拭去了许多灰尘后在每天睡前重新翻上几页读读。回到了“弈城”,“号”通过几次电话好不容易要了回来,但里面没有一分零钱了,记的下过上百盘棋却只有三、四盘了。网管说是我记错了,但我怎么可能记得如此之错呢。于是重新往上升,4段、5段、6段,还算顺利,但明显感到再打上7段、8段有些难度了。想想,这是正常的啊,一是自己棋力退了不少,二是围棋的“技术”这二十几年来长进许多,三是“冲段少年”早已充塞了“棋民”队伍。故而,自己还没有太感到自卑。

我的确为棋力的退步而感到自卑,但这种自卑更多的内涵是敬畏,对围棋的敬畏。曾有记者、诗评家说我是中国诗坛围棋第一人,我曾在多年间也自认如此,并曾在著名的“诗生活”和“诗家园”网上公开宣布,国内诗坛有围棋高手可来找我下棋,胜我者由我提供一切食宿和交通费。现在想想,这狂妄,自感如此宣示连自己也会对自己不屑的了!

围棋这东西真是太难真正认识了,她是有灵性的,随着对弈者的思想而思想,一会儿沉沦,一会儿高昂,像支维护生命尊严的军队,在真理的天平上战斗。

你倒下去了,仍旧在那个地方,会另有人站起来。这就是围棋的不朽之魂!

我喜欢写一点东西,谈不上写作,我宁愿把我的文字叫做一次旅行。随着读书的增多,才知道自己的积累尚浅,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古朴雄厚的鲁迅,清朗雄健的闻一多,闲静淡远的郭沫若,飘逸豪放的徐志摩,沉郁顿挫的郁达夫,清扬畅丽的朱自清,美妙璀璨的冰心,精巧朴质的三毛,凄婉优美的舒婷,娴雅清婉的毕淑敏,豪放旷达的巴金,雄放流畅的艾青,还有屈原、范仲淹、李白、韩愈、苏轼……一位位大师,一部部不朽的著作,如此丰厚的精神食粮,是我,更是我们大家所应探索的宝藏。

从荷马到埃斯库罗斯,从索福柯勒斯到欧里庇得斯,从莎士比亚到莫里哀,从斯威夫特到伏尔泰,从歌德到福楼拜,从奥斯特到济慈,从普希金到巴尔扎克,从维克多·雨果到艾米莉·勃朗特,从托尔斯泰到埃利森……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用文字谱写了一首首赞歌,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书写人类的历史与进程。我想这就是文学,面对一部部高山仰止的著作,除了心灵的震撼,还有热血的沸腾。

何曾没有想过当一名作家,至少没有蒲松龄的玄虚神秘,也得有吴敬梓的辛辣讽刺,至少没有红楼的旷世巨作,也得有斯托夫人的轰动一时,至少没有《史记》的纵横千古,也得有《繁星春水》的细腻委婉。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走进文学,就是走进一个神奇迷人的王国,那是一个人类精神之花全面盛开的季节,我们的大师从一张薄薄的书页上站起来,沿着字里行间向我们走来,传递着精神的寄托。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植。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志之士用读书。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阅读一本好书,等于同高尚者谈话。书的阅读,也是知识的积累过程。

在平时的阅读中,我们更应注重多方面,多角度,多思维的阅读,不要仅仅注重于课本知识,课本知识固然重要,但要有更为广阔的发展,还应多加强课外知识的阅读,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知。因此,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加强课外书籍的阅读,提高写作水平。

用眼去读,用心去读,用人生去读。在这奇妙的旅途中,有书的春夏秋冬,有书的酸甜苦辣,我们只需去解读她的旋律,用一世去聆听她的歌喉。

相信
总会有所收获!

旅途

郭旭升



隆务河